鹤山雁咀石焙红茶传奇

岁月如墨

◈曾金玉

近日，一通越洋电话从大洋彼岸传来。电话那头，同族兄弟问："老家是否还藏有雁咀的石焙红茶？父亲常念叨着要喝，家里存了70年的茶，今年春节刚好用完了。"电话里提到的族叔，是我五服内的长辈，如今已逾百岁高龄。这个关于茶的请求，如同一把钥匙，轻轻叩开了家族记忆的闸门，让一段横跨百年的茶香往事，在时光中缓缓舒展。

30年前，父亲曾向我提起过族叔与石焙红茶的渊源。那是1953年，族叔即将从香港移民美国纽约。临行前，他特意与父亲一道，从香港返回鹤山彩虹岭雁咀村。石垒的祖屋中，两人一住就是10余天。那些日子里，他们踏遍雁咀周边的山岭老茶地，最终将30多斤石焙红茶背回香港，再漂洋过海，带到了大洋彼岸的纽约。

在族叔的记忆里，石焙红茶是故土最鲜活的味道。即便是在异国他乡，每当茶香氤氲，总能唤起对岭南山水的眷恋。这30多斤茶叶，不仅是饮品，更是家族根系的寄托，跨越半个世纪的时光，依然在异乡的舌尖上，延续着故土的温度。

据父亲所言，族叔心心念念的石焙红茶，属于生晒红茶的"另类"。然而，生晒红茶的起源在全国茶叶史料中却鲜有记载，石焙红茶更是少有人知。世人多闻云南生晒红茶，却不知其历史不过百年——1939年由茶人冯绍裘引入。而鹤山雁咀的红茶史，却要早得多。

翻开原居雁咀村的曾氏族谱，一段被时光珍藏的往事跃然纸上：清雍正元年（1723年），雁咀立村；雍正三年（1725年），这里已产出鹤山最早的红茶，亦是广东红茶之始。其工艺源于武夷山正山小种，却又独具特色——在烘干工序中，采用黄牛木烘干并烟熏复火，形成了区别于闽红的独特风味。

那么，生晒红茶又是何时在此诞生？1983年暑假，我在广州堂叔家的那个夜晚，终于寻到了答案。

那年，父亲让我捎带一箱雁咀红茶给堂叔。堂叔出身制茶世家，新中国成立后便投身国家建设，时任天心制药厂领导。当他小心翼翼打开纸箱，取出茶叶轻嗅时，眼中泛起光亮，"陈香与花香，爽滑回甘，这是雁咀的石焙红茶，至少有30年陈化了。"

茶香氤氲中，堂叔讲述了石焙红茶的起源。清雍正年间，曾氏祖辈迁居雁咀开村，至第三代高祖曾万盛时，26岁的他创办茶厂，产出雁咀红茶。随着种茶人增多，烘炉烘笼供不应求，甚至连做饭的铁锅都被征用。万盛公见状突发奇想，买来内径一米的簸箕，将发酵后的茶摊放其上，置于阳光下晒干。

而石焙红茶的诞生，更是一场困境中的智慧突围。当烘笼与簸箕极度短缺时，茶农们将海拔600米以上的发酵茶，置于天源石板上"焙干"。堂叔的话音里带着敬意："这石板焙茶的技艺，才是雁咀红茶的精髓所在。"

从族谱记载推算，生晒与石焙红茶的发明，大约在清嘉庆年间，距今已有200年历史。而关于石焙红茶的制作细节，父亲的讲述里藏着更多艰辛。

"清朝到民国，彩虹岭的石焙红茶是卖价最高的，因为难做。"父亲说，制作石焙红茶有两个关键：一是找到天然石板与充足阳光，二是根据石块温差精准控制焙茶时间。而最艰难的，是"认石"的过程。

所谓"认石"，便是在周边山上寻找平整的天然山石，先到先得。茶农必须在隔夜下午选定石块，次日方能完成焙茶。若附近石板被他人认走，便需翻山越岭去更远的地方。认石人只需在石块上写下姓名日期，旁人便自觉退让。百年来，这片山岭上从未因认石发生过纠纷。

父亲的记忆里，雁咀周边5公里内，曾有4个村子近80户茶农。石焙红茶盛行时，半数人家都在制作，而整个彩虹岭，却仅有不到50块可用的石板。茶农们背着茶篓翻山越岭的身影，在晨曦与暮色中交织成歌，石板上的姓名与日期，是茶人之间无需言说的契约。

"石板少只是原因之一。"父亲指尖轻叩桌面，"石焙红茶最珍贵的，是《神农本草》里写的药用价值，还有越存越醇的特性。"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石焙红茶是山里人的"药神"：热疮暗疮，煎煮五钱茶汤清洗数次便愈；婴孩用茶汤洗澡擦眼，可防痱子与红眼病。

族叔家中那存放了70年的陈茶，正是时光淬炼的"灵丹"。父亲说，石焙红茶讲究"饮用者长寿，存放者平安"，其陈化过程如同活的生命体，在岁月中默默转化，将山野灵气凝练成一味温补的良方。

如今，石焙红茶在茶叶界已难觅踪迹。海外的族叔与父亲，成了20世纪最后一批制作人和见证人。

当我翻开父亲珍藏的族谱，嘉庆年间的字迹已有些模糊，但"曾万盛""石焙"等字眼依然清晰。那些关于石板、阳光、茶香的记忆，正随着老一辈茶人的远去而逐渐消逝。或许有一天，雁咀村的石垒祖屋会在风雨中斑驳，彩虹岭的石板会被青苔覆盖，但家族口述史中的茶香，终将在时光长河中，成为一段永不褪色的传奇。

茶香袅袅，跨越300年光阴，从雍正年间的石板焙茶，到2025年的越洋电话，这缕茶香里，藏着一个家族的迁徙与守望，更藏着中国茶人在困境中创新、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当我们手捧一杯咖啡时，或许不该忘记，在岭南的深山里，曾有一群茶人，用石板与阳光，焙出过最质朴也最珍贵的自然味道。

生活物语

你把快乐弄哪去了

◈鲍海英

我有一个朋友，她精明又能干，只是她的虚荣心太强，平时又特别爱攀比，这几年，她见身边很多人换了新房子，这些年她通过节衣缩食，拼命挣钱，终于买了一套大房子，前不久她如愿以偿搬了新居。可不知为什么，那一天我去参观她的新房时，我发现虽然那是一套大房子，但因为缺少打理，无论是客厅，还是卧室，都很凌乱。

"为什么不好好布置一下呢？比如，摆两盆花儿？"我问她。

见我发问，朋友眉头皱了起来："哪有心情啊？为了买这大房子，多少年的积蓄用光了，还贷了款，真是压力山大。为了每个月还上房贷，我现在生活上处处节约，家具用原来的，地板砖买低价位的，也没给孩子报特长班。搬来后我很少串门，看人家房子装修得有风格有情调，而我家乱得像个鸡窝……"

听她唠叨，我根本丝毫见不到她迁入新居的幸福和喜悦，换大房子倒好像给她添了许多烦恼。听完她的诉说，我的心情也随之失落起来，不禁思寻：买新房子前，我还能看见她的笑脸。现在她虽然换了新房子，但快乐却没有了。

我不禁想到了我自己。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整个村庄，家家户户都很清贫。那时，父母靠耕种几亩农田，养活我们兄妹。为了减轻父母负担，放学后，我常常提着篮子下地拔猪草，晚上围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写作业，清晨上学时啃几口杂粮馒头，就算是一顿早饭。母亲手巧，在缺衣少粮的境况下，尽可能地使我们的日子变得丰富，印象中我是穿别人家的旧衣服长大的，可我的衣领和裤脚被母亲绣上好看的花朵；家里不见肉和鸡蛋的饭菜，却总是变着花样，初春的蒸槐花，夏天的红薯叶，秋天的野蘑菇让我们尝到田野的清香，我们下河摸鱼，用卖鸡蛋的钱买书看。在田野玩耍的时候，淳朴的乡亲们教我认识了几十种野菜和野生药材……那时候的我，没有半点烦恼，倒是那些点点滴滴的快乐，盛满了我的童年回忆。

结婚后，老公也是一位工薪族。虽然日子照旧清贫，居住的房子只有几十个平方米，但家是我们放松心灵的驿站。平时，我们把家里的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每个愉快的傍晚，一家人喜欢坐在阳台上，看外面喧闹的街景，喝着玻璃杯里香气袅袅的热茶，聊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好不惬意。

虽然家里收入总体不高，但我喜欢利用空余时间写写文章，精神上充实而饱满。去年儿子考了一所好大学，当我用积攒的稿费，为儿子买了笔记本电脑送给他时，儿子开始怎么也不相信，他激动了几个晚上，整日里喜形于色，幸福连连，家里也充满了欢声笑语。

清贫的生活，也可以拥有很多快乐。原来，快乐和你拥有多少财富无关，更与你买不买新房子无关。只是，我们在欲望的深潭里，有时只因为我们过多地注重了物质，而淡忘了生活本身，忘记了生活还需要打理，需要经营，结果弄得自己像一只无头的苍蝇，郁郁寡欢。殊不知，尘世中，大多数人的一生，都与富贵无缘，过的是一种清贫日子，但再清贫的日子，只要你有了恬淡的心境，用心生活，精心经营，你会发现，哪怕居住的房子不大，家里收入不高，你也可以拥有很多快乐。

岁月无声

那年高考吃粽子

◈吴建

那被粽叶染得翠绿的糯米，飘逸着浓浓的清香，竟如此拨人心弦，撩人情思。

儿时，每近端午节，母亲总要一手牵着我，一手挎一只硕大的竹篮，去那密匝匝疯长的芦荡采宽宽的苇叶。母亲采撷苇叶时，怕我一个人站在堤岸上寂寞，就替我卷只苇叶哨。我将哨放在唇边，轻轻地吹着，清亮的哨声唤醒了我懵懂的童年。

想来是苇叶自然天成的缘故，一经烫出，既酥且柔。母亲心灵手巧，手指间缠绕几下，便会翻出多种花样：菱角粽、斧头粽、塔式粽……上锅煮熟，那粽子出得汤来，清香四溢，青翠逼眼，叫人垂涎。

最使我难忘的，还是40多年前高考吃粽子的事儿。1981年7月，我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可临考之前两个月，我突患重疾，错过了最佳复习时光。痊愈后，心灰意懒的我，不想参加高考了。母亲很是焦虑，三番五次地劝我说："孩儿，不管考上考不上，你一定要去试试。考不上又不是丢人的事。但我相信我儿的能耐，一定能考上大学的。"我不忍心扫母亲的兴，就抱着无所谓的心态准备去应试。

临走前一天，母亲从屋梁上取下那只破旧的竹篮。篮内竟是一扎落满灰尘的苇叶。我诧异地问："哪来的？"母亲笑着说："这是今年端午节时我特意留下的，预备你考大学时包粽子，让你'包中'。"我心里好一阵激动，惭愧地想怎么能让母亲失望呢。母亲刷掉苇叶上面的灰尘，放在盛满清水的水桶里浸泡，然后淘米。

夏夜，月儿弯弯，萤火点点。吃过晚饭，母亲从桶里捞出苇叶。苇叶经水一泡，几乎和新采的一样青翠。我给母亲摇扇子，驱赶蚊虫，母亲包粽子。她年纪大了，手没有年轻时那么敏捷了，但包的粽子和以前一样精巧、丰满。母亲是那样的认真，一绺白发挂在她那清癯的脸庞上，也顾不得捋一下。

母亲不时催我去睡，可我毫无睡意。包到一半时，已近子夜。母亲又一次催促道："快去睡吧，明天还要考试呢。"一觉醒来，屋里已漫溢着粽子的清香。吃早饭时，母亲将一串粽子放在我面前，说："吃粽子，粽子就是'中了'，吃了粽子心里就踏实了。"望着母亲布满血丝的眼睛，我心头一热，泪水悄悄地涌上了眼帘。

我噙着泪，剥掉粽叶，蘸上白砂糖，咬了一口，顿时一股香甜沁入我的心田。一样的苇叶，一样的糯米，我却觉得今天的粽子比以往所吃过的粽子都香、都甜。

我是吃了母亲包的粽子考进师范大学的，时光悄然跨过了好多年，今天又是高考时，时间可以冲淡很多事情。但这香甜的粽子和那年的高考，将永远留在我的心灵深处。

《盛·夏》乐哥 摄

诗歌

孤独的独白

◈飞吻

一个人在东湖公园散步
所有的花都垂首
露珠是它们的眼泪
仿佛都知晓我的心事

我在铺满鹅卵石的那段路上
数着鹅卵石的裂痕
像数那些
无法愈合的往事

亭台里，恋人相拥的轮廓
将夕阳熔成两色
一半蜜糖
一半是舌尖
化不开的苦艾

一对老人搀扶着走过
长椅突然变得狭窄
他们白发上的光
刺痛我
比松针更锋利

湖水咽下太多愁
每一道波纹
都是未说出口的
皱褶

可还有一朵花，肯为你开
风翻找我空荡的口袋
只找到一张去年的票根
印着某个失约的日期

当暮色压弯我的影子
最沉的
不是落叶
是迟迟不落的夕阳
和你再未说出的
那句再见

节气故事

难忘那年过芒种

◈钟芳

对从小就接触过农事的人来说，提起芒种时令，一定不会陌生。这个夏日当中的第三个节气，往往与繁忙的稼穑有关。多年以前，我生活在北方农村，印象最深的是，每到芒种前后，学校都会放几天农忙假，让我们这些学子帮着家中大人干些农活。

有一年的芒种，父亲因在省城医院照顾动手术的爷爷，一时半会赶不回来；母亲又因为整天忙着抢收地里的麦子，崴伤了脚，正是农忙之际，这突发的变故，不禁让我们一家忧心忡忡。那年，我家总共分了7亩地，往年，每到芒种前后，靠着父母的勤劳和我们四兄妹的通力协作，都能及时完成小麦的抢收。可是今年情况发生了点变化，父母因故都不在场，割麦的重任便当仁不让地落在了我们四兄妹的肩上。

面对突如其来的遭遇，正值青春年少的我和三兄弟，没有慌乱，而是觉得靠自身的力量，完全可以完成割麦的任务。当我们把想法如实告知病床上的母亲时，母亲紧锁的眉头也一下舒展开来，听完我们的割麦计划后，不由得点了点头。

放农忙假的第一天，一大早，我们兄妹4人吃过早点，便手拿镰刀，推着板车，径自往麦地里赶。

得益于父母平常精心的侍弄和打理，那天，隔着田垄好远，就看见我家的小麦长势喜人。只见长长的麦穗上缀满了圆润鼓胀的籽粒，微风吹来，送来缕缕醉人的麦香，深嗅一口，顿时让人神清气爽。放下板车，不待休憩，我们便紧握镰刀，一字儿排开，朝着金黄色的麦浪走去。来到近旁，一手扶麦，一手挥镰，就这么轻轻地一拢、一割、一提，须臾之间，籽肥秆壮的麦秆儿，就被我们齐刷刷割倒了一排又一排。我虽是个女孩子，但从小耳闻目睹父母的勤劳和朴实，很小年纪时就懂得了艰苦奋斗的道理，因而在田间劳作方面，一点儿不比他们兄弟三人差。兄弟三人见我割麦如此不惜体力，自然也不敢懈怠，大家像上紧了发条似的，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烈日下，4个人一边弯腰割麦，一边不时抬手挥汗，衣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大家像比赛似的。

晚上，洗过澡后，母亲拖着伤脚，用烧红的绣花针，逐一为我们挑手上的水泡，又一个个为我们4人按腰捶背，直到我们一身筋骨轻松了，她才安然睡去。此后，在后继的劳作中，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在割麦方式上，改之前的一字排开式，为一前一后式，意在既拉开距离，便于彼此的尽情发挥，又能相互照应。方法一变，工效也因此提高了不少，人也变得轻松了很多。就这样，我们在干中学、学中干，硬是咬着牙，用了整整5天的时间，终于赶在学校农忙假结束前，完成了家中所有地间田头的割麦任务。

收工那天，当我把喜讯提前告诉给母亲时，母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顾我的劝阻，执意拄着拐棍来到了麦地。当她看到往日齐腰深的麦田，只剩下粗短的麦秸时，动情地说："本来还想请你们大舅赶过来帮几天工，想不到你们小小年纪，凭着自己的本事，竟让家中的小麦全部颗粒归了仓，太不容易了。"听完母亲的道白，我们兄妹都感到一种幸福感和成就感在心中涌流，觉得自己真真切切地长大了。

岁月悠悠，回首那年的田间耕耘，挥汗割麦虽然充满了艰辛，但却是我人生当中度过的最有意义的一次芒种节。它教会了我在灿阳里播下自信、自立的种子，通过辛勤汗水的浇灌，于人生的芒种时节，去收获自强的累累硕果。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kf3502669@126.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